

# 黃湛森： 洋為中用 · 新人輩出

「中詞西曲的高手是海派才子馮鳳三（筆名司徒明），他把“Mambo Italiano”改成《叉燒包》，“River of No Return”譯為《大江東去》《Jambalaya》變作《小喇叭》，“Seven Lonely Days”化做《給我一個吻》，洋為中用盡地發揮，大有信手拈來，即成妙諦的效果。這些歌詞，有時完全不管原詞本意，只是照旋律去向，另填合乎聲情的新曲意，居然新詞比原來英文版，更深入人心。」

黃湛森，2003，《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：香港流行音樂 究 (1949-1997)》(56-57 頁)，香港：香港大學。

\* \* \* \* \*

### 洋為中用·中為洋用

時代曲創作人材來港不少，但想不到，歌曲的需求更大。一來港產國語歌唱電影大賣座，「逢片必歌」，已成風氣。二來，唱片公司紛紛成立；「大長城」結業，歐洲資本的「飛利浦」馬上開業。此外還有「新月」、「大中華」這些本來在上海的唱片公司，也遷移到香港重張旗鼓。三來，唱片新發明了  $33\frac{1}{3}$  轉，每面可以有六首三分鐘左右的歌。從前一張唱片兩首歌，現在一張十二首。作曲家即使捷才如姚敏可以在十來分鐘內，便一揮而寫就旋律的，也無法應付。求過於供，只好另覓來源，想出「西曲中詞」的辦法，把最受歡迎的美國歌旋律，按譜依聲，填上中國方塊字。詞成，請來菲律賓編樂家按原唱片美國配器方法，搬字過紙，歌星便可以進錄音室，倒也真是快捷妥當。這些歌曲，對英文不大靈光的歌迷來說，正好填充了一些缺憾和空間，因此喜歡者不少，特別在星馬一帶，更蔚然成風。

中詞西曲的高手是海派才子馮鳳三（筆名司徒明），他把“Mambo Italiano”改成《叉燒包》，“River of No Return”譯為《大江東去》，《Jambalaya》變作《小喇叭》，“Seven Lonely Days”化做《給我一個吻》，“洋為中用”盡地發揮，大有「信手拈來，即成妙諦」的效果。這些歌詞，有時完全不管原詞本意，只是照旋律去向，另填合乎聲情的新曲意，居然新詞比原來英文版，更深入人心。

與此同時，美國也適逢其會，發現了中國時代曲的動人特色。在 1951 年，「哥倫比亞」公司在馬來亞接觸到陳歌辛的傑作《玫瑰·玫瑰我愛你》，把之譯成英文，由美國歌手法蘭·蘭尼（Frankie Laine）唱出<sup>1</sup>，推出後成為美國歌曲流行榜榜首歌曲<sup>2</sup>。而 1959 年，姚敏曲、易文詞、董佩佩唱的《第二春》（見附錄 - 頁 189）亦被改成《The Ding Dong Song》，在英國出版<sup>3</sup>，在英國和東南亞都相當受歡迎。「百代」公司在五十年代中期亦和美國姐妹公司 Capitol 合作，將多首在香港錄製的時代曲，輯成專集，作世界性發行。

此外，在香港本地，也開始盛行一種「中西合璧」歌曲，用舶來歌旋律，半首唱原詞，半首唱國語，亦引起了一些港人的好奇。

香港的地理環境，促使了「中西交流」。不過，所謂「交流」，單向居多。吸收外來先進技法，多於一切。香港唱片業裏，即使有數家公司，份屬世界性跨國組織的一員，也並未積極向外推銷產品。其中最大原因，是港產時代曲的創作和製作，始終未達國際一流水平。因此所謂「國際化」，只是一時的機緣巧合，曇花一現之後就無以為繼。

不停吸收外國先進技巧，卻從此一直成為香港特色。香港音樂會不停進步，與此大大有關。

註：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

---

<sup>1</sup> 英文詞由 Wilfrid Thomas 執筆，Chris Langdon 編樂，Paul Weston 指揮樂隊，Norman Lubolf 合唱團伴唱，精英雲集。唱片編號 39367。

<sup>2</sup> 黃奇智：《時代曲的流光歲月 1930 - 1970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局，2000 年），頁 168。

<sup>3</sup> Decca 的 45 轉唱片 45-F11192。由周采芹（Tsai Chin）演唱。周采芹乃海派京劇名角周信芳（麒麟童）三女。英文詞乃萊安尼爾·巴特（Lionel Bart）這位倫敦西區音樂劇名人執筆，成為周氏主演的舞台劇《蘇絲黃世界》插曲。見周采芹著：陳鈞潤譯《上海的女兒——周采芹自傳》（香港：博益出版，1989 年），頁 109。